安康日报

归 途

于云平

儿子今年十岁，前两天翻我手机相册，翻到一张照片。我一看，是2007年秋天，我坐绿皮火车去西安上大学，我妈在安康站台上拍的。

照片中的我扛着大编织袋，背后是墨绿色车厢，窗户还能往上推开。儿子说：“火车这么旧，窗户还能开，风不是呼呼往里灌吗？”他说得对，那时候的火车就是这样。我看着照片，想起的不仅仅是上大学，还有父亲带我们回重庆老家的那些年。

父亲是重庆人，年轻时出来讨生活，辗转到了安康，认识母亲，扎了根。他们做了一辈子服装生意，每隔一两年，他总要带我们回重庆看爷爷奶奶。那时我总觉得老家很远，要在火车上晃一整夜。

我对回老家最深的记忆，就是挤火车。那时安康到重庆没有高速，只有一趟绿皮车，晃晃悠悠要走十几个小时，甚至更长。车厢永远塞满人，过道、车厢连接处都蹲着人，行李架上塞着编织袋、蛇皮袋、纸箱子。

每次回老家，父亲都要提前几天去车站排队买票，买不到票是常事，但还是要去，因为爷爷奶奶在等。父亲那时年轻，力气也大，一手拎年货，一手拉着我，在人堆里挤出一条路；母亲跟在后头，攥着我的书包带，生怕被人流冲散。上车那个瞬间更像打仗，车门一开，人潮涌上去，谁挤得快谁先上，行李、小孩、老人，全在那股人潮里裹着往前推。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，一手死死抓住车门扶手，一手还要护着母亲。我趴在他肩头往下看，全是黑压压的人头。

上了车，运气好能在过道找块地方站住，运气不好被夹在人堆里，脚都沾不着地。母亲把我拢在身边，父亲把行李塞上行李架，像棵树一样站在我们前面，挡住推车卖东西的人。车厢没空调，夏天闷热，冬天漏风，但是小孩子是不觉得苦的，只觉得热闹，天南海北的口音混在一起，聊着家长里短。我趴在父亲肩上，看窗外山一座座往后跑，心想老家怎么那么远。那时不会知道，那些挤来挤去的日子，后来竟成了一家人靠得最近的时候。

父亲在火车上话很少，偶尔摸摸我的头，确认我还在，又抬头看窗外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后来我去西安上大学，坐的还是绿皮车。一样慢、一样挤。我在车上摇晃，常想起小时候趴在父亲肩头看到的场景，才慢慢明白，父亲当年沉默地望向窗外，也许只是想家。

大学期间，西康高速通车，安康到西安只要三小时。父亲高兴很久，说回家方便，他去西安进货也方便。以前进货来回两天，还得住店，现在早上出门下午回来。我记得通车后他第一次去西安进货，回来哼着歌，对母亲说：“省下的钱够给你买件好衣服。”母亲笑着骂他“就会说好听的”，但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。

再后来通动车，到西安只要两个小时。我那时已经工作，偶尔出差坐在动车上，看窗外秦岭，会想起大学时站在绿皮车过道里闻泡面味的自己。那种晃荡的、拥挤的、满是煤烟味和人群气味的日子，好像突然就被甩在身后了，连声招呼都没打。

前几年安康还通了飞机，母亲坐了一回，念叨了好几天“云彩好看”。父亲不感兴趣，说地上跑的就够用了。但他有他惦记的东西，他惦记高铁。这跟我老丈人有关。

老丈人是火车司机，前几年刚退休。他开过蒸汽机车、内燃机车、电力机车。喝酒时偶尔会讲起以前开蒸汽机车爬秦岭的日子，机头烧煤烧得通红，司机和副司机轮着添煤，一锹一锹，下车浑身黑，只剩牙白。他说这些时脸上带笑，眼里有光，像是在跟一个时代、跟自己握了四十年的操纵杆，好好道别。

西康高铁开工后，他比谁都关注，看到隧道贯通、铺轨完成的新闻就转发给我，不多说，就发一个竖大拇指表情。偶尔见面，他会问我有什么进展，我答了，他点点头，不再追问。但我知道他在等，他等的不只是高铁，更是想坐在自己从没开过的车上，过一遍他守了四十年的秦岭。他把单位发的“光荣退休”牌子挂在客厅墙上，说：“高铁通了，我要坐第一趟，从安康到西安，看看我开了大半辈子的路，现在跑起来是啥感觉。”我没接话，但那个画面在心里放了很久。一个开了一辈子火车的人，坐在自己从没开过的高速列车上，穿过秦岭，穿过他曾经一锹煤一锹煤才能爬上去的隧道和山峦。他大概会靠在椅背，看窗外飞速后退，一句话不说。他这辈子把别人送到各处，现在终于轮到别人把他送回来。

今年六月，我带儿子去看安康西站。站房还没完全竣工，轮廓已经出来。儿子趴在我背上问这问那，我答着答着有些恍惚。2007年，我十八岁，扛着编织袋挤绿皮火车去西安。2026年，儿子十岁，站在崭新高铁站前。他想象不出，他爸像他这么大时，回一趟老家要在绿皮车里挤一整夜，他也不用再知道。这大概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幸运的地方。

我的父亲，当年在绿皮车过道用后背替我们挡路的人，等西渝高铁通了，他坐高铁去重庆看已过世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，只需两个多小时。他不用提前几天排队买票，不用被人群推着塞进车门，不用让母亲紧攥我的手怕走散。他可以买张坐票，安稳坐着，看山一座座往后跑，跑着跑着就到了。父亲嘴硬一辈子，从不主动说想家，但我总觉得，他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。老丈人开了一辈子火车，也终于能坐在自己没开过的高铁上，以旅客身份，再看一眼他守护一辈子的秦岭。

从绿皮车到高铁，从十几个小时到两个多小时，从过道里挤来挤去，到坐座位上看着风景一晃而过。三十八年，刚好是我走到现在的时间。一条路的变化，串起三代人的命运。父亲用身体挤过它的拥挤，老丈人用双手握紧过它的方向，而儿子将坐在车里，觉得回老家轻松愉快。他不知道这条路过去的样子，但他会知道它通向哪里。

所谓归途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父亲从重庆小镇出来，归途是每年一次的绿皮火车，十几小时摇晃，心里装着老家和爹娘。后来我从安康去西安，归途从绿皮变成高速、动车，沿途风景在变，路在变，时间在变，但归途都是朝同一个方向，回家。

一枕清风入岚皋

操世双

生在岚皋，从小听得最多、盼得最久的一件事，就是通路。二十年前，从岚皋去西安，只能坐班车翻越秦岭，一路颠簸，要熬上整整一夜。后来西康高速通车，也要四个多小时。如今西安乘高铁至安康，再转高速奔赴岚皋，全程两小时便可抵达。

两小时，是时代带来的变化，也是岚皋山城实实在在的新生。

我喜欢家乡山水，熟悉这片土地的模样。南宫山是岚皋的门面，也是岚皋最拿得出手的自然景观。亿万年的地质演变、常年的风雨冲刷，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石林地貌。

常年在南宫山间穿行，对它一年四季的景色了然于心：春天草木青翠、山花遍地；夏天山林茂密、阴凉清幽、山泉沁人；秋天层林尽染、云海翻涌；冬天白雪盖峰、山野素净。

岚皋好看的地方不止南宫山，想看高山草甸，就去神河源高山草甸。这里是大巴山面积较大的高山草甸之一，天高云淡、碧草连天，满眼辽阔，让人身心放松。

想看清泉秀水，首选千层河。这里潭瀑相连、溪水层层跌落，水质清亮，沿着溪边漫步，一路清爽怡人。

喜欢红色历史的朋友，可以去全胜寨。这座古寨始建于明末，凭借寨内天险和工事，保全了一方百姓，全胜寨也因此得名。至今寨里的战壕、哨所、石屋、残墙仍清晰可见。

除此之外，蜡烛山的天然奇峰，耸入云霄；冬日巴山秋池滑雪场霜雪满山，自有一番北国冰雪意境；杨家院子古朴安静；县城廊桥烟火悠悠……

游完山水，一定要尝尝地道的岚皋农家味道。柴火慢炖的吊罐肉，是岚皋待客的重头菜。本地腊肉经过熏制，肥润不腻、瘦而不柴。跑山鸡做的辣子鸡泡锅巴，肉质紧实鲜香，锅巴吸满汤汁，香辣入味。岚河新鲜河鱼烧制的辣子鱼，肉质细嫩，是难得的山野河鲜。巴山小豆汤清爽解腻，洋芋粑粑炒腊肉软糯醇香，神仙豆腐清热解暑，渣辣子酸辣开胃，魔芋豆腐筋道爽滑，再配上一碗黄豆合渣，满是岚皋的味道和温情。

岚皋的百姓朴实热忱，闲来喜欢唱几句山歌，如今小城愈发充满生机。旅途之余，住在岚皋的特色民宿，依山而建的山野小院，开门见山；也有临河而建的雅致院落，推窗可见曲水柳影。民宿干净素雅，保留着巴山院落的风貌。

过去群山阻隔，岚皋的好山好水藏在了深山里。如今高铁贯通，小城敞开山门，迎接八方来客。一小时高铁，一小时高速，就能从长安到达岚皋，就可品农家百味、赏巴山风情。



我的第二故乡

丁显明

离开桐木回市里工作好几年了，还常常想起那儿。桐木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在那儿待了四年半，走遍了那儿的山山水水。

桐木是旬阳北区比较小的一个镇，也是“西康高铁”的一个“越行站”。小镇人口不多，小巧玲珑。镇政府就坐落在桐木河边，杨柳依依，流水潺潺，青桐掩映。大院中间有两株白玉兰树，花开季节，香飘满屋。办公楼的后面是一大片竹林，绿荫墨染，一幅山水画的样子。

我是在桐花盛开的季节来到桐木的。时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，一个村一个村地跑。几年中，去得最多的就是梅花村了。梅花村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在旬阳市的所有村子里堪称一绝、独树一帜。走进村口，是一个门楼和一副对联。左联是：梅花泉涌圣水才人辈出；右联：双龙洞开双桂福地洞天；横批：梅花状元村。大气磅礴，自信满满。

从门楼进去不到三里地，就到了梅花泉。未见泉水，先闻其声，一个高大的龙头从山崖间伸出，龙嘴里喷涌出一丈多高的瀑布，泉水晶莹剔透，奔涌入河，浪花拍打得河边的翠竹哗哗作响，震天动地的感觉。这时，一股猛烈的寒意夹杂着飞溅的水珠扑向全身，寒意瞬间而至，一下子就消了酷暑。泉水四周由十几株千年古樟树环绕，上下对称，绕柱蟠龙。这儿也曾有“龙女借碗”的传说，寄托着梅花村民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理想。

从梅花泉继续往前走，来到花屋场。这是一个充满着浪漫和沧桑的古建筑群，由“两程”后裔程园水先生在明末清初建造，迄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。前庭后院曾有十三个天井院，石雕木刻，翘角飞檐、雕梁画栋，别具一格。石门槛上的“鱼跃龙门”栩栩如生，清晰可见。白墙灰瓦的斑驳裂痕，历经了几百年的雨雪风霜。屋顶上端坐的神兽问天，傲视着脚底下的深宅大院。花屋场内曾有清末进士晏安澜幼时就读的“西园书院”，书声琅琅犹在耳边。梅花出状元的故事代代相传，如今每年高考，村里都有学子考入理想大学。

过了花屋场，进入梅花双龙洞，这是梅花村的核心景点。一到洞口，听到震耳欲聋的飞瀑流水声。抬头仰望，一个多层的绿色瀑布群出现在眼前。清流飞涧、震耳欲聋、飞流直下、水帘潺潺，茂密的古樟树林掩映其中，形成林中有瀑、瀑中有林、溶洞层叠、林瀑交融的独特景观。说是双龙洞，岂止是“双龙”。到处是龙洞口，幕幕垂珠帘，花果山世界，世外真桃源。绿色的青苔和着晶莹的水滴，串起的水珠如梦似幻，飞溅着滴滴答答的水花，如打击音乐一般。

一年四季，不同景观：春花满瀑、夏荫遮天、秋池涨满、冬挂冰悬。酷暑难耐时，梅花双龙洞是避暑胜地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近十度。沿着瀑布群侧面直上，顺着龙洞踏水而入，十几里不见尽头，沿途可欣赏奇形怪状的钟乳石，来一次龙宫探险的奇妙之行。

沿着梅花河上行，河中间有一个天然的“浴池”。河石光滑圆润，河水清澈见底。河的西岸，是成片成片的古樟树林，树冠如盖，树龄大多在五百年以上。漫步林荫之中，处处樟香扑鼻，芬芳馥郁，沁人心脾。一条小溪穿林而过，葛藤盘旋，清谷回响，静坐冥思，物我两忘。

在松树湾村，还有一个红色旅游景点，那就是离村委会一里多地的红军标语：“武装保护秋收”六个大字，黑色宋体，写在一家农户的土墙上。虽经近百年风雨，依然苍劲有力，清晰可见。据考证，标语是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五路游击师宣传员书写的，是旬阳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标语类文物。

如此众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集中在一个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小镇，还真是不多见。细想起来，可能与千年来的“盐茶古道”有关，这儿是“古道”的必经之地和中转歇脚点。如今，西康高速、西康铁路复线从境内穿过，即将开建的桐旬高速接入点也在这儿，高铁站紧挨着高速规划出口，将来高铁与高速一换乘，这个小镇在交通版图上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桐木人的理念超前，相当一部分村民在安康、西安购房，孩子在城里上学。街道上男女的装束就更不用说了，都市流行什么，这儿就紧跟什么，就连县城都要慢它一步。

虽然西康高铁眼下从这里穿过，不停，但站场是按预留客运条件设计的，地方上一直在争取把桐木站从越行站调整为办理客运的中间站，让桐木人将来能在自己家门口上下车。以后，梅花的烤烟、涌泉的黑猪、岔园的魔芋定会随着高铁的方向，走出大山。

陕北红与陕南绿

黄志顺

江水澄碧，映着天蓝，蓝中泛着青绿，绿中缀着深深浅浅的黄色和红色。画舫滑过绸缎般的江面，拖着长长的水纹，颜色们也活跃了起来。和水纹一样悠长的，是画舫上正在演唱的紫阳民歌。其间，也有一两首即兴的信天游像飞掠画舫和高树的水鸟。刘先生终于带着他的陕北客人来到了紫阳。

刘先生在陕北经营紫阳富硒茶。他的一些客户老念叨：一直喝紫阳茶，却从没到过紫阳，也不见你带我们逛逛茶园，听听民歌？

他去年就计划过驾车带客户到紫阳。刘先生算了一下，从延安到紫阳全程将近六百公里，至少得七八个小时，最终担心有的客户身体吃不消，没能成行。国庆前夕，西康高铁开通，从延安到安康，经西安换乘，全程不到三小时，再转乘大巴到紫阳，时间比自驾旅行缩短了一半。

陕北的人为何倾心陕南风光，乃至发出“早知有陕南，何必下江南”的感慨？陕南之美，仰仗一江汉水。汉江发源于汉中宁强，经安康，一路环巴山抱秦岭，滋养两岸生灵。紫阳地处汉江、任河交汇，南部的任河峡川雄奇险峻；北部的汉江径流汇入瀛湖库区，山水相映，草木丰茂。这些年紫阳关了矿洞，停了化工厂，种橘，植茶，兴桑，发展中药材，在守护生态中发展经济，在发展经济中提升生态质量，山更青水也更绿了。除了山水之胜，这里还是全国重要的天然富硒区之一，更有中国名茶之乡、民歌之乡、富硒康养胜地的美誉，尤其那融合秦、楚、川、渝风味的紫阳美食，说起就口舌生津。

陕南、陕北与关中，自然风光、历史文化、乡风民俗差别巨大。9月中旬，我曾到过延安和榆林，那时西康高铁还在测试，从安康到西安的火车坐了三小时。久居陕南的我，深深震撼于苍莽雄浑的陕北秋色，奔涌的大河给晋陕峡谷积染了厚重的土黄，秋阳在苹果上晕染出朝霞的艳红，大枣在枝头点出串串暗红，而那段伟大的革命历史，早已给黄土高原绘满了鲜艳的党旗红。

在紫阳文笔山旅游度假区的一家富硒养生餐馆，招待刘先生和他的客人们晚餐。席间我说起那趟去陕北的遗憾：没有亲手把苹果从树上摘下来，客人们也说，可惜这次没有在茶园体验到采茶。所幸的是，高铁开通，陕南、陕北之间更便捷了。大家都说：“明年再来，明年再来！”

记忆中的西万路

姜方平

20世纪80年代，从安康去西安，坐火车，得绕汉中、阳平关等地一大圈，耗时十几个小时，即使坐汽车，从安运司出发也得一整天。

天刚蒙蒙亮，位于巴山路的安运司车站门口，天南地北的人就排起了长队。那时候的车是老式柴油班车，50座大巴，车一走黑烟从窗缝往里钻，呛得人直咳嗽。有人拿手帕捂着嘴，有人干脆把头探出窗外，才发现外面也是烟。

车出了安康城，一路往北，像一头老牛拱进了深山老林。山一层一层地叠上来，天被挤成窄窄的一条线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“秦岭”，只觉得山不断在变大。

秋天的秦岭最好看，山间云雾缥缈如仙境，一会儿遮住半面坡，一会儿又散开，露出斑驳的岩壁。走过石泉进入西万路，山越来越高，林越来越密。在五彩的林子里绕来绕去，人坐在车里，像一只甲壳虫在盘山道上慢慢爬。爬着爬着就困了，脑袋随着车身摇晃，像啄米的鸡。

到达宁陕，风从山口灌进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草木香，混着车厢里烟草和柴油的气味。

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，一个弯接着一个弯。前排有人开始干呕，塑料袋窸窸窣窣地响，有人已经彻底瘫在座椅上，脸色蜡黄，像刚生了一场大病。

班车爬上平河梁，越过月河梁，到达广货街。车还未停稳，司机一声大吼：“吃饭的去吃饭，上厕所的去厕所！三十分钟后走人！”

昏睡的旅客们一拥而下，有人腿麻得站不稳，扶着车门晃了半天才挪下来。

那时候的广货街，几排灰扑扑的房子，几根歪歪扭扭的电线杆。家家店门前支着几口大铁锅，白茫茫的蒸汽直往上飘。说是街，其实就是一排木板房，卡在镇安、柞水、宁陕和西安之间。街不长，走得快些，几分钟就能从东头走到西头。南来北往的车都要在这儿加水歇脚吃饭，司机、商贩、赶路的、走亲戚的，挤满了这条窄街。街两旁有卖小吃的、卖核桃的、卖柿饼的，箩筐摆在路边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

人们吃饱喝足后，陆续上车，接着翻分水岭。那是秦岭真正的脊梁。车在盘山道上喘着粗气，一挡、二挡，发动机嘶吼着往上爬。窗外是万丈深渊，崖壁上偶尔能看到旧年防滑链碾过的印子。有人不敢往窗外看，把脸埋进衣领里；有人偏偏要看，看完又后怕得手心冒汗。

下了分水岭，进沣峪口，山一下子矮了，路一下子宽了，空气里开始有平原的味道，漫长的旅途快到了。车里的人开始活络起来，有人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递给旁边的人；有人开始盘算到了西安先去哪儿；也有人不说话，只是望着窗外，心里说不清想什么。

后来，西康铁路通了。火车钻进秦岭隧道的时候，灯火通明的车厢外是一片漆黑，只有隧道壁上的灯光像流星一样划过。有人说这隧道真多，刚出隧道又钻进隧道，洞洞相连；也有人沉默，那条翻山越岭的老路，那些在广货街蹲着吃面的情景，好像一下子就被火车甩在了身后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再后来，西康高速通车了。西康高速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，系在秦岭的腰上。人们走出大山的路更加便捷，从安康到西安，选择更多了。

有时兴起，约几个好友各自开着车结伴而行。最长的终南山隧道，洞口标注着十八公里。开车进去，好像进了梦幻世界，头顶是蓝色的灯光，模拟着天空。有人开玩笑说，这哪里是翻秦岭，这是从山的肚子里穿过去。广货街也变了，新修的路线不再有班车从那儿经过，街上的饭馆一家一家关了门，卖起了腊肉、豆腐干等山货。那个曾经喧嚣的地方，安静得像一本合上的旧书。

如今，西康高铁又通了。车窗外的山连看都来不及看，就一闪而过了。有人说以后去西安跟串门一样方便，快得来不及想任何事。可有些事，偏偏是在慢的时候，才来得及想的：比如那个秋天，那碗面。

那条西万路，走了几代人，再也没有车马喧嚣的情景了，却深深留在记忆里。

赴一场山水邀约

白怀岗

是风，穿越秦岭而来
挟裹八百里秦川的雄浑浩荡
是雨，逶迤汉水而至
流淌三千里汉江的婉转柔肠

打开新的天地，让山巍然
许南宫山、化龙山和富硒茶一样馥郁绵远
让石锅鱼、炕炕馍、蜀河八大件香味不散
让汉水长歌、汉调二黄、紫阳民歌不绝回响
让东关老巷、后柳水乡、客路故乡曲径悠长

坐上高铁去安康
赴一场山水安康的邀约
坐上高铁去安康
享一路和美的全景盛宴
我在安康等你
等你见证秦巴明珠的光芒



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4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：725000 网址：sjk.akxw.cn 办公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915）3268520 电子邮箱：bs3268520@163.com 投稿邮箱：akrbbbb@163.com
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（0915）3268656 新闻热线：（0915）3268533 广告热线：（0915）3212549 发投热线：（0915）3211149 定价：每年390元 自主发行 安康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社区